

溫故而知新？ ——《國粹學報》裡的《春秋》論述

蔡妙真*

摘 要

清末一連串喪敗的國恥，使民族文化陷入自信陵夷的危機，為救此弊而有《國粹學報》之創刊，訴求「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提倡以保存國粹救國，視滿清入關建國為最近一次的「亡國」，將國學保存、發揚種姓、推翻滿清、挽救殖民危機等行動串連成不可分割的同一戰線。

《國粹學報》以發揚經義為保存國粹之先，會通諸學為承，其法不在於訓故考據；也絕非空言心性而可致，而在「求學術會通之旨」，亦即在源自本土、符合歷史經驗的固有典籍中找出合乎國情、合乎文化體質的大道，作為往後治國之準則。因此，在救亡圖存的訴求下闡釋《春秋》，當然有不同於前賢之新焦點，對「民族」、「民權」思想之極力闡發，即是一端。此外，救國得講實務，打破學科限制有其必要，因此，會通群經、混同經、史之義，乃至致力貫通經、子思想等，都是《國粹學報》論《春秋》時有別於傳統治專經、守家法、循師法的學術範式，此其「知新」的部分。

《國粹學報》利用《春秋》攘夷大義，成功喚起了民族主義；轉化《春秋》的愛民、民本思想為民權主張，成功達到革命的訴求。但其觀會通之主張係基於「溫故得以知新」的理念，以「知新」來檢驗，學報「民族主義」論述的部分，實未出明末顧炎武《日知錄》對《左傳》闡釋的範疇；「民權主義」論述的部分又多少有含糊牽拘「民本思維」於「民權思想」之嫌，此又「知新」部分猶待深入追究者。

關鍵詞：國粹學報、國學、春秋、攘夷、民族主義、民權主義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Gain New Insights Through Restudying Old Material?—An Inquiry into Guo-Cui Journal's Vision on Chun-Chiu

Tsai Miao-Chen *

Abstract

The confidence in our own country was fast falling into decay as the defeats in wars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in the end of the Ching Dynasty was aggravated. That was why Guo-Cui Journal was published. It declared that so long a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s conserved, the country will survive too.

Thus exaltation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very first job, a thorough interpenetration between all of them is the second.

With anxiety about saving the country, the vision of Guo-Cui Journal on Chun-Chiu definitely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penetrations. It dredged up nationalism and doctrine of people's rights from Chun-Chiu, and identified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history even with pre-Chin thinkers.

The nationals had a gradual awakening to the nationalism and civil rights with the accentuation of Guo-Cui Journal. Its efforts finally overthrew the Ching Dynasty.

But “driving out the barbarian invaders” advocated by Chun-Chiu is not a new interpenetration and is not exactly equal to nationalism. Think highly of common citizens or place emphasis on loving the ruled is not equal to doctrine of people's rights either. These were the problems of Guo-Cui Journal in gaining new insights through restudying old material.

Key words: Guo-Cui Journal,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Chun-Chiou, driving out the barbarian invaders, nationalism, doctrine of people's rights

*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溫故而知新？

——《國粹學報》裡的《春秋》論述

蔡妙真

一、《國粹學報》創立的時代背景

(一) 世變日亟與人心思變

當工業革命之後的歐美，如蒸汽火車般的衝撞農業中國，國人心態由嗤鼻而驚訝而自強洋務運動，比起轟隆大砲的震撼、賠款割地的損失，對當時中國知識份子而言，文化優越感的漸次陵夷，恐怕才是最驚心動魄的「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

雪上加霜的是中日甲午戰爭(1894)，一向被視為藩國、東夷、倭寇的日本，竟然在極短的時間內擊敗以老大哥自居的中國，逼迫中國訂下喪權、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1895)。這件事，對內掀起公車上書等一連串輿論諫諍以及丘逢甲(1864-1912)、劉永福(1837-1917)等臺灣抗日活動；對外，則是列強不再遮掩對中國的覬覦，視中國為俎上肉，任意切割勢力範圍，中國幾乎淪為列國殖民地。甲午這一仗，使得國人不得不更睜大眼面對「失敗」——當戰敗成為一種常態，抑是竟被曾經效我文化的「蕞爾小國」打敗，其原因恐怕並非推諉給「洋槍大砲」就能輕輕帶過，更可能根本就是政治制度甚或民族文化的問題。因此，變法維新成了引導思潮，由此，造成的社會衝擊是在慕西之外又得效東：

一旦海通，泰西民族膺至，以吾外族專制之黑闇，而當共和立憲之文明，相形之下，優劣之勝敗立見也。則其始慕泰西，甲午創後，賦于日本，復以其同文地邇情洽而收效為速也。日本遂奪泰西之席而為吾之師，則其繼尤慕日本。¹

實際的改造行動為戊戌變法(1898)，從考試制度、教育設施、到修鐵路練兵勇，當局努力要在教育、政治與經濟實業等各方面與西洋東洋接軌，孰料變法還來不及扭轉劣勢，

¹ 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敘」，頁二(《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4。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初版。為節省篇幅，以下凡引《國粹學報》者，但標期號、頁碼以便檢索，不再標註出版資料)

即告失敗。列強的侵逼、執政者的無能，終於引發自救（卻也形同自殺）的義和團運動（1899），然後倒骨牌般的，八國聯軍（庚子 1900）席捲而來，連帶又逼使清廷簽訂辛丑合約（1901）。

（二）師夷長技與式遵先典

《國粹學報》創刊時間點也值得注意。如前一節所述，清末²以來朝野在面對文化衝擊時的思維轉變大抵是「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³其中思維的轉變理路大抵是這樣的：首先是早期的「師夷長技」，但失敗了。士人難免懷疑這一波行動師錯了方向，難怪不能收「制夷」之效。夷之長恐怕不只在於其展現於外的力氣（利器），更應是其得以展現此力氣之內在本質——「政治制度」上。因而又轉往「師夷體制」，故有變法維新運動。結果「變法」也不能徹底而快速地改變本質並解決問題，「故此，中國士人一旦主動學習西方，西方文化優越性的確立就只是時間問題了。從『夷務』到『洋務』再到『時務』，由貶義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國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⁴「一旦勝者是因為其文化優越這樣一種觀念在士人心中樹立起來，失敗者的傳統自然像粉一般碎了。」⁵《國粹學報》的創刊時間點正是在於「中學不能為體」這樣的氛圍之下，他們認為這種對自我民族文化的否定才是真正的「亡國」：

自三代以至今日雖亡國者以十數計，而天下固未嘗亡也。何也？以其學存也，而今則不然矣。舉世洶洶，風靡於外域之所傳習，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又見其所以施於用者，富強之效彰彰如是，而內視吾國，萎蕪頹朽，不復振起，遂自疑其學為無用，而禮俗政教將一切舍之以從他人。⁶

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嗚呼！不自主其國而奴隸于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謂之學奴；奴于外族之專制故奴，奴于東西之學說，亦何得而非奴也。⁷

基於歷史經驗，中國亡於他族者有之，但咸因學術不亡，所以未曾亡天下；在「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這種文化陵夷的焦慮下，於是而有《國粹學報》之倡民族主義、《民

² 此處「清末」斷限依昌切：《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脈》（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初版）一書之定義，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頁1）算起。

³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初版）頁93-118。

⁴ 羅志田前揭書頁104。

⁵ 羅志田前揭書頁104。

⁶ 潘博：〈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敘」，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7）。

⁷ 同註1，黃節：〈國粹學報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5）。

報》之傳播革命。其中，《國粹學報》以「保存國粹」為刊旨的保守表象背後，卻是最激進的思維；欲採取的救國方針，是最激烈的手段。蓋學報把滿清入關建國，視為最近一次的「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的例證，加上大清帝國已病入膏肓，沈痾難癒，因此唯有革命一途，才是刮骨療瘡的不二法門：⁸

吾國之國體，則外族專制之國體也；吾國之學說，則外族專制之學說也……嗚呼！亡吾國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與吾同文而易殺也……是故不別日本則不足以別泰西；然不別吾累朝外族專制之朝廷，則又何以別日本？⁹

如此一來，就將國學保存、發揚種姓、推翻滿清、挽救殖民危機等行動串連一線，成了不可分割的同一戰線。這一條理路的連接，對《國粹學報》存在的意義至關重要，因此學報創刊重要人物黃節(1873-1935)，又專文申論經義（主要指「攘夷大義」、種族與國恥（專指外族之侵陵）三者的連帶關係：

予往者受經草堂，嘗取三傳之切於攘夷大義者，錄為一編……於茲十年，世變益大，而國恥所叢、人事所蔽，靡不由於經誼弗明。邇者泰西民族主義洶洶東侵，於是愛國之士，輒欲辨別種族而先行於域內，則涉於政治者，亦間有一二。¹⁰

國恥之所以叢起，乃由於經義不明；且既然是保存國粹，則凡屬我國學術之精粹皆宜保而存之、會而通之，因此具體論學時，也求經學與史學、子學之會通：

學術所以觀會通也，前哲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孟堅曰：「函雅故，通古今。」蓋化裁為變，推行為通，觀會通以御世變，是為通儒之才。但所謂觀其會通者，非斷斷於訓故詞章之末，姝姝守一先生之說也。乃綜貫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體達用。¹¹

這「觀會通」三字，正是《國粹學報》治學之基本方法，保種愛國之門階。會通首先得

⁸ 魯迅稱：「民國以前的議論，因時代關係，自然多含革命精神，《國粹學報》便是一例。」，見〈一是之學說〉（《魯迅全集》，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台一版，頁386。）

⁹ 同註1，黃節：〈國粹學報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3-14。

¹⁰ 黃節：〈春秋攘夷大義發微〉，《國粹學報》第二十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二十日），「學篇」，頁十（《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457-2458）。

¹¹ 〈國粹學報發刊辭〉，《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頁一（《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7）。

由門戶、黨派之泯除做起：

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不存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¹²

也不排斥吸收西學之長，故可會通中外：

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¹³

《國粹學報》創刊於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迄宣統三年（1911）八月停刊，共六年八個月，參與編務或主要撰稿人有黃節、鄧實(1877-1951)、章絳(1869-1936)、¹⁴劉光漢(1884-1919)、¹⁵陸紹明（生卒年待考）、廖平(1852-1932)等數十人，學報內容大分七項：社說，政篇，史篇，學篇，文篇，叢談，撰錄。第三年調整增入「博物」、「美術」兩項。光由編撰者身份及目錄品類的多元，即可約略窺其不限門戶、會通諸學的企圖。「求學術會通之旨」亦即在源自本土、符合歷史經驗的固有典籍中找出合乎國情、合乎文化體質的大道，作為往後治國之準則。凡此可見「求學術會通之旨」只是進路，「觀會通以御世變」才是真正訴求，至此，學報扶危持傾的具體作法成形了。

二、《國粹學報》呈現的《春秋》論述

所謂的「國粹」，歷來多以經學為其主要內涵，¹⁶而經學之中，最具政治指導性質的，洵為《書》與《春秋》。《國粹學報》的創立既然有濃厚的政治意圖，編撰者自然也注意到《春秋》的這項特質：

六經皆孔氏之政書也……禮樂詩書，莫不於《春秋》乎統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要莫不歸於治人。故誦五學，識其典章沿革，人倫進化而已，學

¹² 同註 11，〈國粹學報發刊辭〉，《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0）。

¹³ 同前註。

¹⁴ 章絳即章太炎，於《國粹學報》名稱有五，早期（第九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日）以前）自署「章太炎」；中期（第二十期至第六十七期（1906~1910））則署「章絳」；最後一期則署「章炳麟」。以下行文概稱「章太炎」，引文附註則從其發表姓名。

¹⁵ 劉師培早期於《國粹學報》筆名「光漢」，亦可見其呼應保存國粹之用心。唯自第二十六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日）起則以本名行。以下行文時概稱劉師培，引文附註則從其發表姓名。

¹⁶ 馬敘倫：「學術要歸於六藝，不越乎九流。」（〈獻天廬古政通志：學術志序〉，《國粹學報》第三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政篇」頁七（《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96）。

《春秋》然後知治法。¹⁷

仕宦之學全在《春秋》。¹⁸

因此，本文以《春秋》論述作為觀察切入點，探究《國粹學報》編撰者如何闡發《春秋》這門國粹？如何在治《春秋》時會通諸學？如何讓歲數上千的古學，為時代的茫昧點眼開光？

《國粹學報》認為國恥之所以叢起，乃由於經義不明，但是對學者欲明經義卻用錯心力於考據訓詁，以致國族危亡不能救的情況也，深表不滿：

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自考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就其善者，確能推闡遺經，抉發閭奧；及陋者為之，則據摭細微，勦襲成說，叢脞無用。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復空言心性，禪寂清譚，固陋寡聞，閉聰塞明，學術湮沒，誰之咎歟？¹⁹

所以在發刊辭上，《國粹學報》一再表明創刊之旨雖在保存國學，卻殊不同於「叢脞無用」的訓故考據；也絕非「空言心性」的固陋清談之儒，反而是力求經世的愛國者：

有《春秋》經世之志，無雕蟲篆刻之風。²⁰

《春秋》之法既合群於諸夏，則莫亟於治內。何也？外好者，猶恃於人也。²¹

《國粹學報》裡的《春秋》論述，除了零星散見於各種論題之中，如鄧實〈論治經當通大義乃為有用之學〉、劉師培〈社會學史序〉、〈小學發微補〉、〈揚州前哲畫像記〉等，主要論述還是在專篇論文，如劉師培的〈讀左割記〉、〈司馬遷《左傳》義序例〉、〈《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詮微〉、〈群經大義相通論〉、〈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左傳》杜預集解昭公、定公殘卷〉；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馬敘倫(1885-1970)

¹⁷ 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國粹學報》第十三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日），「政篇」頁十一（《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543）。

¹⁸ 廖平：〈公羊驗推補證凡例〉，《國粹學報》第十九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二十日），「學篇」頁六（《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325）。

¹⁹ 同註11，〈國粹學報發刊辭〉，《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7-8）。

²⁰ 鄧實：〈國學保存會小集敘〉，《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頁一（《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0）。

²¹ 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國粹學報》第十四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二十日），「政篇」頁八（《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790）。

〈孔氏政治學發微〉；王闓運(1833-1916)〈論致用當通《春秋》〉；廖平〈《公羊》驗推補證凡例〉、〈《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問〉；黃節〈《春秋》攘夷大義發微〉；黃侃(1886-1935)〈《春秋》名字解詁補誼〉；江慎中（生卒年待考，光緒十四年(1888)舉人）〈《春秋》穀梁傳條指〉；桂文燦(1823-1884)〈《穀梁》善于經說〉；沈小宛（生卒年待考）〈《左傳》補注序〉；趙蓉裳（生卒年待考）〈經說遺著：《左傳》服義述序〉……，²²其中撰作份量最多的是劉師培與章太炎。

在清末國勢衰頹之際，士子的焦點意識在「救國」這個範疇，即便《國粹學報》高唱創刊係為保存國粹，其終極目標仍是「救國」，此於前一節已談過。因此，在救亡圖存的訴求下闡釋《春秋》，當然有不同於前賢之新焦點，除了前面提到的反對純粹的考據訓詁、反對空疏清談心性，頗有與漢學、宋學劃清界線的味道；而強調「會通」，又有自高立足點、避免陷入今古文之爭的意圖。新焦點主要是對「民族」、「民權」思想之極力闡發。此外，救國得講實務，打破學科限制有其必要，因此，會通群經、混同經、史之義，乃至致力貫通經、子思想等，都是《國粹學報》論《春秋》時有別於傳統治專經、守家法、循師法的學術範式，以下分節論述之。

（一）闡發「民族」「民權」思想

細查《國粹學報》前幾期篇目，除了「國學原論」、「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敘」等，還有「讀經致用」、「讀經通今」、「古政述微」，更有「黃史總敘」、「黃史種族書」、「黃史列傳」、「國土原始論」、「氏族原始論」等，其發揚國粹、發揚種性的民族主義傾向極為明顯。王雲五(1888-1979)盛稱該刊「具有新思想」：

《國粹學報》者，清末具有新思想之國粹學者，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對我國學術源流派別，疏通證明，使學者得以知讀書門徑，而創辦之期刊也……內容實大體提倡民族與民權主義……循是宗旨，故該報之首，每號輒附中國歷代學人或民族主義者之遺像遺書，以資鼓舞。²³

《國粹學報》既以「推翻滿清，重振我族」為訴求，其保存國粹的同時，自然特別注目「民族與民權主義」；而在群經中找「民族主義」，最容易被想到的自然是《春秋》攘夷大義。迫於排滿心切，早期《國粹學報》的《春秋》論述中，較突出的重點也在此：

²² 詳附表一「《國粹學報》所刊有關《春秋》專論一覽表」。

²³ 王雲五：〈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緣起〉，收入《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頁1-2。

自《春秋》倡內夏外夷之說，而攘狄大義遂伸於天下萬世。²⁴

內夏外夷之辨，《春秋》持之至嚴……夷狄惡名，《春秋》之通辭。與吾中國異種者，宜皆在屏絕之例。²⁵

《春秋》之常辭曰「不予諸夏而予魯，不予夷狄而予諸夏。內魯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²⁶

孟子(372B.C.-289B.C.)稱孔子感於世亂，為使亂臣賊子懼而作《春秋》，²⁷觀孟子口氣，既曰「亂臣賊子」，則這「世亂」指的是人情倫理之崩解，但《國粹學報》卻強調「攘夷」大義，聲稱「夷狄惡名」是《春秋》通辭、常辭。因此，黃節在《國粹學報》發刊的序言裡，引《公羊》一則宋襄公與公子目夷的對話，強調一旦「淮夷不殊」，則「國界不明」，將導致諸夏之衰：

《春秋》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是故，對於外族則言國，對於君主則言國，此國之界也。國界不明，諸夏乃衰。簡書不卹，京師吳楚，以至會申楚伯，淮夷不殊，則吾國對外族之界亡矣。²⁸

黃節對此事之解釋其實有所斷章取義，蓋《公羊》雖藉目夷之口，批評楚國是「夷國也，疆而無義」，也闡釋《春秋》經文不書「執宋公」與「捷乎宋」等，是「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為宋公諱」；但就襄公與公子目夷之對話而言，文本強調的是目夷能設權救君而存國，重點殊非黃節所稱之「對外族明國界」之旨。

家傳《左傳》的劉師培，也深怕《左傳》黜夷之義落於人後，故不憚其煩掘舉例證以發之：

²⁴ 劉光漢：〈揚州前哲畫像記〉，《國粹學報》第九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日），「文篇」頁九（《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091）。

²⁵ 同註10，黃節：〈春秋攘夷大義發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451）。

²⁶ 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國粹學報》第十五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二十日），「政篇」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783）。

²⁷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頁117）「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頁118）（《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9版。以下凡引十三經皆據此版本，不再重複標注出版資料。）

²⁸ 同註1，黃節：〈國粹學報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1-12）。所引文見《公羊》僖公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事。

《公》、《穀》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分華戎。吾思邱明親炙宣尼，備聞孔門之緒論，故《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僖二十三年傳云：「杞文公（按：當為「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傳云：「杞子（按：當為「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此《左氏傳》之大義，亦孔門之微言也。賈、服諸儒為《左氏》作注，進夏黜夷，足補傳文所未及。²⁹

說明《左傳》對《春秋》書法的解釋也有「進夏黜夷」之意，緊接此段之後，又列舉了《左傳》隱公元年天王歸贈、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僖公二十八年楚殺得臣、哀公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昭公九年「陳災」、昭公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許之師」等文字，引賈、服諸注申明其中分別有「區別夷夏」、「外楚」、「陋（楚）」、「外吳」以「屏斥夷蠻」、「不與楚」、「夷之（吳）」等《春秋》古誼，凡此書例皆所以「禁蠻夷之窺中國」也。

由上述諸例，可看出《國粹學報》對《春秋》大義的闡釋往往有意往「黜夷」傾側。

對清末革命家，「排滿」與「推翻帝制」是同步的，甚至可說「排滿」是手段，「推翻帝制」才是目的；而「推翻帝制」又只是建立新世界的起步，「民主社會」才是終點。因此，《國粹學報》在講唱「民族」之餘，也沒忘了發揚《春秋》重民、愛民的思維，且往往以「民權」詮釋之。談民權的第一步，得先矯正傳統認定「君」為神聖、擁有絕對權威的思想：

《左傳》一書責君特重而責民特輕。宣四年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註謂：「稱國以弑，言眾所共絕。」³⁰

君臣平等，字無專屬之詞，是猶民利君為忠，而君之利民亦為忠。（《左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臣殺君為弑，而君之殺臣亦為弑也（見《公羊》）。後世以降，尊君抑臣，以得為在君，以失為在臣，由是下之對上也，有一定之詞；上之對下也，有一定之詞，而宋儒之苛論起矣。³¹

《春秋》之旨，君臣父子夫婦，平等之義昭然，而後世以為三綱之說，始於《春秋》，此仲尼之道所由危而不行也……自宋儒規然於名分之說，乃易其平等之辭，而為獨貴之說，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後為君與父與夫者，處

²⁹ 劉光漢：〈讀左劄記〉，《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叢談」，頁四～五（《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12-113）。

³⁰ 同前註，劉光漢：〈讀左劄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13）。

³¹ 劉光漢：〈讀左劄記〉，《國粹學報》第四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四月二十日），「叢談」，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471）。

至尊嚴，赫然以臨其臣與子與妻；為之臣與子與妻者，一若隸於於僕皂供給統系，生死苦樂莫得自命。³²

此三條論述皆在破除「君為天下至高獨大」的觀念，以君臣原為平等關係，同負利民的政治責任，後世乃有「尊君抑臣」等上下區分，此番溯源頗符《左傳》實情。³³但如此一來，又與《春秋》「尊王攘夷」大義中之「尊王」有所扞格，馬敘倫的闡釋策略是重新定義「王」的身份：

不曉《春秋》之義者曰：「《春秋》有尊王之意。」應之曰：「王固有可尊之義。雖然，所尊者，《春秋》之新王也。所謂新王者，不必文王、仲尼，有能備《春秋》之法度者皆《春秋》之新王也……苟其以謂周之天王，則是甚不知《春秋》之道。觀於求賄求金之讖首，可以明矣。」³⁴

馬氏以《春秋》來闡釋孔子的政治理念，對於「王」之認定，借用並擴大董仲舒「以《春秋》當新王」³⁵的觀念，將「王」由「周文王」、³⁶「周天子」乃至董仲舒的「《春秋》新王」等限制名詞，擴大為「能備《春秋》之法度者」，以此消解提倡「民權」時與「尊王」觀念之衝突。廖平也持類似的意見：

《春秋》之作，非樂道堯舜，特為後之堯舜作。與西人先野蠻後文明，進步改良諸說符合。知六經專為俟聖而作，非古皇帝王伯之舊文。³⁷

馬、廖兩人論點雖出於《公羊》思想，卻又與傳統《公羊》學家對「王」的認識不同。

當「君臣為平等關係」的前提確立之後，接著就是對「能備《春秋》之法度者」之界定，亦即《春秋》認定的「王」者須具何等特質，其政治職責何在？

《春秋》之旨在救民。有仁者以愛其類，有智者以除其害，則《春秋》之道得行

³² 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國粹學報》第十七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二十日），「政篇」頁五（《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046）。

³³ 詳參拙著〈變焦鏡頭——由「忠」論述談《左傳》價值辯證手法〉，《興大中文學報》第21期，頁227-252。

³⁴ 同註17，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547~1548）。

³⁵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臺一版）頁110。

³⁶ 《公羊》隱公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頁9）。

³⁷ 同註18，廖平：〈公羊驗推補證凡例〉，《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321）。

矣。³⁸

故為《春秋》之君者，非仁且智不可一日居也。³⁹

《春秋》之意，救民為重。故曰：「君子以天下為憂。」今夫王者，有天下之責也；君者，有一國之任者也。王不恤天下，君不恤一國，夫誰與用王君？此則《春秋》譏天王以致太平之旨也。⁴⁰

君王之位既是為救民而設，其內在本質當然得有仁有智，外在行事自當「以天下為憂」。則不恤一國之君，自然因本質與行事兩失而無有在位之資格，依此邏輯，則廢立之際，疑義不存。由此，順利開展「君王」由民所立之論述：

天下之君，有不為群之所立者，《春秋》且摺而貶之。⁴¹

馬氏認為孔子的政治邏輯是以「民」這個被統治元去制衡統治端，君王若失去民意的支持，馬上因政治天平之傾斜而滑下舞台。劉師培則將《左傳》隱公元年釋經的一段文字再詮解為「君由民立」：

隱四年傳云：「衛人立晉，眾也。」……君由民立之義。⁴²

事實上，《左傳》這裡的「眾」只是指「多數人」，與劉師培意指的「民」是有差距的。無論如何，「民權」思維就這樣藉著經典闡釋而得到張揚；「推翻專制，創立共和」之主張亦得由置入。馬氏正是沿著這樣的推演路線論述《春秋》的：

《春秋》之重民可知矣。知《春秋》重民之意，則知《春秋》重內治……《春秋》重內治者，亦撥亂之一法也。⁴³

³⁸ 同註 32，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039。

³⁹ 同前註，頁 2043。

⁴⁰ 同註 26，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792。

⁴¹ 同前註，頁 1778-1779。

⁴² 劉光漢：〈群經大義相通論〉，《國粹學報》第十三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二十日），「學篇」，頁二（《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565）。

⁴³ 同註 26：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794。

天欲撥亂而反諸正，其道必自掙專制而立共治始，故《春秋》首立讓國之義。⁴⁴

《春秋》為何始記於隱公？又為何未書寫隱公之即位？傳統《春秋》學者認為其中有「立讓國之義」。⁴⁵事實上隱公之讓國，不過是「將以讓桓（公）也」，⁴⁶而這想法又來自於「桓幼而貴，隱長而卑」⁴⁷的宗法嫡尊庶卑觀念，與民權、共治、「掙專制」等建立於平等觀念的主張，實了不相涉，但馬敘倫依然將之往共治詮解。

一如大部分述宣國粹者極易採取的策略，劉師培也「援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皙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發」，他於《左傳》中奮力尋找民權思維之初芽：

輓近數年，皙種政法學術播入中土，盧氏《民約》之論，孟氏《法意》之編，咸為知言君子所樂道，復援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皙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發。由是治經學者，咸好引《公》、《穀》二傳之書，以其所言民權多足附會西籍，而《春秋左氏傳》則引者闕如。⁴⁸

這段話之後劉氏先引隱公四年衛人立晉、宣公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兩事，論證《左傳》所論《春秋》大義，與《公》、《穀》二傳在伸張民權方面是「若合符節」的。其下則更一一摘錄《左傳》裡的「民權粹言」：

襄十四年，傳載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可（按：當作「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按：當作「從」）其淫，以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左氏傳》云：「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又定公八年傳云：「魏虞公（按：應為「衛靈公」）欲叛晉，乃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元年傳云：「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吳者右；欲與楚者左。』」足證春秋之時，各國之中，政由民議，合於周禮詢危詢遷之旨。而遺文佚事，咸賴《左傳》而始傳。《左氏》之功甚巨矣。

⁴⁹

⁴⁴ 同註 32，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047。

⁴⁵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 年，初版）卷四：「魯隱非真能讓國也，而《春秋》藉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頁 21。

⁴⁶ 《穀梁傳》隱公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頁 9。

⁴⁷ 《公羊傳》隱公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頁 10。

⁴⁸ 劉光漢：〈讀左劄記〉，《國粹學報》第三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叢談」，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375）。

⁴⁹ 同前註。

基本上，三傳的「愛民」「重民」思想，係儒家「仁愛」觀在政治領域的實踐，強調「民為邦本」，用以平衡封建體制的單向統治設計，並非超出封建體制、賦予平民政治實權之思維，比較像是一種對統治者「仁愛為懷」的叮嚀；與馬、劉等人所主張之共治、民權等政治制度，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更不用說其中還有對「國人」一詞的故意含糊，將之粗率與「庶人」或「全體人民」劃上等號的問題。⁵⁰但面對西方思想文化排山倒海的衝擊時，知識份子為了取得溝通的「頻道」，難免掉入以西學架構或概念裁剪中國文化的無奈。

（二）會通三傳

今古文之爭起於西漢中晚期，劉師培以溯源西漢的論述策略，辯證西漢學術但分齊、魯，未分今、古：

吾謂西漢學派只有兩端：一曰「齊學」；一曰「魯學」。治齊學者多今文家言；治魯學者多古文家言……《公羊》為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為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齊學尚新奇，魯學多迂曲。近世齊學大昌，治經之儒遂欲尊今文而廢古文。然魯學之中，亦多前聖微言大義，而發明古訓亦勝于齊學，豈可廢哉？⁵¹

六經訂于孔門……《春秋》之學，傳于子夏，一由子夏授公羊高……一由子夏授穀梁赤……高為齊民，赤為魯產，由是《春秋》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爭也，祇有齊學、魯學之別耳。⁵²

由這兩段引文，大約可以摸索出其論述策略：「漢初無今、古文之爭，祇有齊學、魯學之別」→「齊、魯之學又都出子夏」→「子夏為孔子嫡傳弟子，故齊、魯之學原不應有別」。

言齊、魯學無別，目的是會通今、古文學，核心論調是「三傳皆出於仲尼口述」。齊、魯學同出子夏，故實無差別；則三傳同出孔子，也不應有別，其別乃來自傳訛，非本然之不同：

⁵⁰ 「國人」身份詳參陶興華、賈瑩：〈西周、春秋時期「國人」的社會角色〉，《青海師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21期（2007年2月），頁54-58；晁福林：〈論周代國人與庶民社會身份的變化〉，《人文雜誌》2000第3期，頁98-105。

⁵¹ 劉光漢：〈國學發微〉，《國粹學報》第三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日），「叢談」，頁一～二（《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369-371）。

⁵² 劉光漢：〈群經大義相通論序〉，《國粹學報》第十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二十日），「學篇」，頁七（《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329）。

至于三傳不同，則由弟子記孔子之言，歷時倉猝，致有傳訛。亦非若後儒之憑臆說也。⁵³

這部分的辯證卻是大工程了，爭論了幾千年的公案，耙梳起來自然要費相當力氣，章太炎以劉向、劉歆父子兼治三傳舉為例，證明經學初發的年代，學派並非如後世株守家法以來之睽隔：

中壘（劉向）雖治《穀梁》，然呻吟《左氏》，見于君山（桓譚）《新論》。⁵⁴

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殊。即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為異也。⁵⁵

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說苑》、《新序》、《列女傳》中所舉《左氏》事義六、七十條……二傳既同為魯學，故自孫卿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⁵⁶

劉師培更以〈漢代古文學辨誣〉⁵⁷為題，花了七期的時間論述「漢代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今古文之分僅以文字不同之故」，「今古文立說多同，非分兩派」，「西漢初年，學者多治古文學」，「西漢今文家不廢古文」，⁵⁸等，以辯證《左傳》等古文學早存於西漢。劉氏在此篇鴻文前後，更有諸多篇章是對《左傳》定位的考證，如《左傳》非劉歆所作偽書、⁵⁹《左傳》行於西漢、⁶⁰三傳書例與大義相通⁶¹等論述，如：

⁵³ 劉光漢：〈讀左劄記〉，《國粹學報》第十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二十日），「叢談」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366）。

⁵⁴ 章太炎：〈致劉申叔書〉，《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撰錄」，頁三（《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22）。

⁵⁵ 章太炎：〈再與劉申叔書〉，《國粹學報》第一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撰錄」，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123）。

⁵⁶ 章絳：〈劉子政《左氏》說〉，《國粹學報》第四十期（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學篇」，頁一（《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5275）。

⁵⁷ 《國粹學報》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期（光緒三十二年-三十三年（1906-1907）），「學篇」。

⁵⁸ 以上引文分見《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2966，2977，3108，3223，3361。

⁵⁹ 如第一期、第十一期〈讀左劄記〉、第四期〈國學發微〉等。

⁶⁰ 如第六十一期〈左氏學行於西漢考〉。

⁶¹ 劉師培：〈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國粹學報》第三十八期，「學篇」，頁七（《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4967）。

《公羊》解經，多《左傳》固有之例，惟《左氏》未筆之於書。如五始、譏世卿、譏二名，《左氏》家均有古說，其明證也。

這些考證都是為求三傳之會通，其有意放下門戶爭執之努力可睹。⁶²

（三）其他

除了上述因應時勢而特別強調的言論，其餘《國粹學報》的《春秋》研究仍屬傳統範疇，尤其辛亥之後，已不見攘夷、民權等激昂論述，所述《春秋》學內容不外三傳短長、微言大義、發三傳之例、以及文字訓詁、曆法考證之類。

論三傳短長如劉師培駁洪邁之說：

宋洪容齋謂《左傳》議論遺詞，頗多害理……遂以《左氏》不知《春秋》之義，背于正名之旨。嗚呼！此真不知《春秋》之義矣。⁶³

其下則以「夫三代之時，尊卑之分未嚴，故古代之字多屬上下互用之詞」⁶⁴等「字義無專屬」之說舉證駁斥洪邁「《左傳》背《春秋》正名之旨」⁶⁵的說法。

又如江慎中稱《穀梁》有「推世變」、「託王正」、「立伯統」、「異內外」、「尊周」、「親魯」、「故宋」、「崇賢」、「貴民」、「重眾」等十指，故於《春秋》微言大義闡釋較《公羊》明備：

《左氏》以事釋經，大義最明，而微言不著；惟《公羊》氏之學……於微言頗有發明……《穀梁》所述微言較《公羊》尤為明備……《公羊》多後師附益之文，《穀梁》則原本師授而著之於傳，其說尤為可信也。⁶⁶

廖平則認為「《春秋》本自有大統義」，⁶⁷《公羊》以能明《春秋》大統義見長：

⁶² 《國粹學報》雖然標榜不存門戶，也有努力兼採三傳以弘揚《春秋》經義的努力，但猶未能完全免去今古文爭議，說詳下節。

⁶³ 同註 31，劉光漢：〈讀左劄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471。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學報提到「正名」之篇章，多屬文字本義之推研（名者，字也），屬於文字訓詁類的著作。劉師培此篇駁洪邁之法，則是由文字初始使用之時，並非專稱（字義無專屬），從而論證君臣平等關係，再以之建構民權論述的基礎。學報裡的正名議題，當另以專文討論之。

⁶⁶ 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條指序〉〈春秋穀梁傳條指序〉，《國粹學報》第六十八期（宣統二年（1910）六月二十日），「經篇」頁四（《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9335）。

⁶⁷ 同註 18，廖平：〈公羊驗推補證凡例〉，《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320。

經學傳於齊魯，魯學謹嚴，《穀梁》魯詩篤信謹守，多就中國立說；齊學恢宏，《公羊》與齊詩多主緯候，詳皇帝大一統治法……鄭君所云：「《穀梁》善經，《公羊》善識。」⁶⁸

論《春秋》微言大義如第二期柳興宗〈穀梁大義自序〉以《春秋》何以始於隱公，論證《穀梁》深於《春秋》微言大義，⁶⁹及馬敘倫談「《春秋》立三世之義」等。⁷⁰

發三傳之例，如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曾多次論《春秋》書例。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條指序〉也曾談《春秋》敘「中國戰敗之例，皆先言戰而後言師敗績」。⁷¹劉師培更以〈春秋左氏傳日月古例詮微〉專文分三期刊登，大論《左傳》書日月時之例。⁷²

文字訓詁的部分，除了專篇討論，隨文插論亦不少見，如第二十二期劉師培〈讀書隨筆〉有「旻當作楨」之考證；⁷³又第四十一期黃侃〈《春秋》名字解詁補詁〉⁷⁴雖是考訂人名與字號，但字能「自證其名之誼」，故亦屬字音字義之訓詁考證。

其他尚有諸如地理、曆法考證者，如第十九期劉師培〈讀左劄記〉⁷⁵就專論置閏之法，一一覈訂顧棟高、李銳等人之曆法研究。

三、在溫故與知新之間

（一）自食其尾的「攘夷」論述

《國粹學報》的《春秋》論述中，最突出但也引致無以為繼的嚴重問題是在「攘夷」議題上。蓋「攘夷」或可為推翻滿清提供直捷的氣勢，但之後呢？學報卻沒有相應的承接策略，薄弱而零星不成系統的民權論述，並無法提供後援。將來推翻滿清之後，不論政治體制為何，依然都得面對進入頻繁交通時代的世界，此時若再大力強化攘夷政策，不免落入清朝用過的鎖國政策，故不得不於攘夷之外另思立論。此外，究竟以種族或文化來談華夷之別，學報諸人也拿捏不定，當初因應時勢訴求，凸顯的是種族論，所以多以伴隨「族類」、「夷狄惡名」等語出現：

吾擬著一書，名曰《春秋左氏傳夷狄誼》附采傳中所采名言，如「戎狄豺狼」、「戎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49-251。

⁷⁰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3192。

⁷¹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9597。

⁷² 第七十六期至七十八期。

⁷³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757。

⁷⁴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5429-5436。

⁷⁵ 《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485-2488。

狄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顏曰「《左氏傳》粹言」。⁷⁶

但「破」之後得「立」，此時欲轉回文化論述卻跋前疐後，因而在進一步解釋排滿之後如何定天下時，就顯得左支右絀：

《春秋》有臨天下之義：前後內外之異以明世變：隱桓之世（所謂家族主義也）；自莊至昭（所謂國家主義也），定哀之世（所謂世界主義也）既已著治大同，無人我夷夏之異。⁷⁷

顯然這是將攘夷定義成「階段性任務」，但依然不能自圓前說，這樣捉襟見肘的狀況，並非來自不同學派的主張互異所致，在同一人身上也往往有之。如馬敘倫長篇整理孔子政治學，大論夷夏之旨後，卻倡論仁者愛民，以為其後「三世說」、「揆專制立共治」等論述鋪排，矛盾於此生焉：

《春秋》之旨在救民，有仁者以愛其類，有智者以除其害，則《春秋》之道行矣……《春秋》之於據亂也，自愛其國；進於昇平也，愛及中國；至於太平也，鳥獸蟲魚莫不愛。故仁者，二人也。二人者，古之生民不知有父子昆弟，倫之始有夫婦，夫婦相愛者，仁之始也；鳥獸蟲魚莫不愛者，仁之終也，故括乎仁之用，不在愛我，而在愛人……《春秋》之旨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民。⁷⁸

馬氏此論與前述江慎中策略相同，看似合理地將攘夷當成「階段性任務」，則一旦進入另一個時程，自當有不同的方略。但馬氏（其他古文家其實也相同）先前一再強調的可是「攘夷」乃《春秋》常辭，是宜伸張萬世之義，「夷狄」是惡名、是該摒絕的「其心必異」的異類。即使以文化論辯解，學報依然有自相矛盾之論，章太炎就反對今文學家大同之論：

縱萬國皆有文化，文化猶各因其舊貫，禮俗風紀及以語言，互不相入，雖欲大同無由，錫瑞徒見夸毗之士，盛稱遠西，以為四海同貫，是徒知櫛梨橘柚之同甘，

⁷⁶ 同註 29，劉光漢：〈讀左劄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13）。

⁷⁷ 江慎中：〈春秋穀梁傳條指序〉，《國粹學報》第六十九期（宣統二年（1910）七月二十日），「經篇」頁二（《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9459）。

⁷⁸ 以上引文分見馬敘倫：〈孔氏政治學拾微〉，《國粹學報》第十七期（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二十日），「政篇」（《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2039-2043）。

不察其異味。⁷⁹

諸如此類無法自圓的例子頗多，當初為革命而講排滿，為排滿及御外侮而強調「辨華夷」、「禁蠻夷之窺中國」；但又說「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⁸⁰西方諸學又何嘗而非蠻夷之學乎？夷豈但謂愛新覺羅一族乎？故創刊初期講倡最大力的「攘夷」論述，最後卻造成一個自食其尾的苦果。此或可解釋，何以後來學報轉成類似「美術博物誌」，學術論著被圖畫、金石、碑帖、翰墨等擠壓，不僅篇幅減少，前幾年激越的民族、民權論述也不復見了。

（二）自相矛盾的「會通」論述

《國粹學報》在自別於漢宋之爭、今古文之爭的期許下，標榜「不立門戶」，此有助其論述跳脫傳統門派師守之爭；但來稿收登之餘自然未能完全免去今古文爭議的文章，如：

《左氏》好談災祥及閨閻媠媠、雜事瑣語之無關大義者，決非為釋經而作。⁸¹

面對今古文之爭，採兼用態度的劉師培，也有忍不住偏向古文經的時候：

古文為優而今文遜于古文約有四事：一曰晚出……二曰妄誕……三曰口授……四曰分歧。⁸²

或引東漢陳元「《左傳》三長於公穀」之說，稱此為「千秋定論」。⁸³

而另一方面，《國粹學報》同時也是一本具有「宣傳」性質的刊物，宣傳就往往不得不有鮮明的立場，以求群眾之注目，如此一來，目標與本質、理想與實際操作兩兩之間常無法諧和，「不立門戶」的理想，此時成了一個尾大不掉的包袱，不僅未能為學報取得「平衡論述」的效果，反而帶來自相矛盾的尷尬；甚或理念自理念，真正執筆時，終究不免因堅執己見而互相攻訐，如劉師培駁龔自珍(1791-1841)對《周官》、《左氏傳》、《古文尚書》的意見時，不免夾帶人身攻擊：

⁷⁹ 章絳：〈王制駁議〉，《國粹學報》第六十五期（宣統二年（1910）三月二十日），「政篇」（《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8896）。

⁸⁰ 同註 11，〈國粹學報發刊辭〉，《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0）。

⁸¹ 陳潮：（字東之）〈東之文鈔：跋《春秋傳》〉，《國粹學報》第八十一期，《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1198）。

⁸² 劉師培：〈漢代古文學辨証〉，《國粹學報》第三十期，《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377）。

⁸³ 劉師培：〈讀左劄記〉，《國粹學報》第十一期，《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365）。

(龔)繼又問故劉逢祿，侈言公羊以趨時俗之所好。

夫方(苞)毛(西河)顧(棟高)諸子，均不學之流，故考據空疏，集矢《周官》。

龔氏欲以今文學自飾，不得不斥古文為誣，然持之不能有故，即言之不能成理，蓋又遠出劉宋下矣。⁸⁴

而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一文，又表明乃係為訂劉逢祿(1776-1829)《左氏春秋考證》之失而作，其遣詞之意氣不攔，更是昭昭可睹：

豈若《公羊》賣餅之流耶？

逢祿為人情鍾勢曜，輟疑前哲趨炎，悉當如己，而不悟子駿奸回之才，高撐遠蹠，前無古人，猶不屑為色厲內荏之穿窬也。……彼奔走公卿、依附門戶者，未足語此矣。

(范)升特頑冥瞽亂之人，其說不足以當一喙。至謂《左氏無師徒傳授，則強為不知以觝拒者……升固曲學阿世之尤。

(何)休陰險慘刻，又志趣卑下。⁸⁵

凡此，皆不免重回傳統今古文爭執的局面。與創刊之時「會通」的寬闊視野有所矛盾。也就是初始設定的論述策略，有超拔的企圖，卻不敵眼高手低或意氣用事，依然掉入舊模式，徒留懸的過高的遺憾。

四、結語

在文化消失陵夷的焦慮下，於是而有《國粹學報》之創刊，然輿論蝟沸，外族蜂屯之日，猶抱守殘經，以保存國粹為呼，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乍看也非濟急之良策，與會

⁸⁴ 以上並見劉師培：〈漢代古文學辨誣〉，《國粹學報》第二十九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日），「學篇」（《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3635、3636、3644）。

⁸⁵ 以上引文分見章絳：〈春秋左傳讀敘錄〉，《國粹學報》第二十六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日）、三十二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十日）、三十三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日）、三十四期（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日），「學篇」（《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3912、4062、4193-4194、4340）。

的學者何嘗不知會有「覆瓿之譏」，因此聲稱：

國之衰也，迺學之不明，而非學之無用。⁸⁶

發刊辭更揭示存國學與救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綫。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菑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暫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⁸⁷

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於擊壤之鄉，習俎豆於被髮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然鈞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⁸⁸

「發刊辭」這兩段話，前一段表明國學「是」良田，不宜棄之如菑土，這是內涵的界定（what），卻未能有效解釋何以良田會淪落至廢耕的命運（why），並且未見提出如何耕此良田（how），尤其「籍（藉）西學證明中學」一語，與前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換湯不換藥；第二段提出「求學術會通」作為恢復神州舊學之法，也伸張發揚國粹與愛國心情之間的聯結，但讀來反而有種對時勢無可如何的沮喪。也就是說，在一片撻伐舊學、傾心泰西學術以及東洋經驗的潮流中，保存國學的呼籲，除了文化自信上的一點清明之外，似乎也提不出具體扶傾的計策。

但是綜觀《國粹學報》的《春秋》論述，可以見到知識份子如何「走出」書房，以天下為己任；如何在自己熟悉的文本領域，孜孜矻矻為國族找生路；願意在有尊嚴、有自我的前提底下，努力認識西方文化。⁸⁹就治學精神來說，學報盡量持平的作法很明顯，

⁸⁶ 同註 6，潘博：〈國粹學報敘〉，《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18。

⁸⁷ 同註 11，〈國粹學報發刊辭〉，《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8。

⁸⁸ 同前註。

⁸⁹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于歐化〉云：「今之見曉識時之士，謀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聲而出于一途曰：『歐化也，歐化也』茲而倡國粹，毋乃與天擇之理相違，而陷於不適之境乎？毋乃襲崇古抑今之故習，阻國民之進步乎？」其後則以「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舉中外例證論述國粹存則國存之理；復以先哲吸收外學，史有前例，論證國粹不僅無阻進化，反有吸收外學之效；接著又論述「學存而國不亡」之歷史經驗，再次呼籲「正學之儒以學救國救天下」不必圖一時之名、一時之功。文末則「一言以蔽之，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國粹學報》第七期（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日）「社說」，《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751-758）。

所以今古文家之論述兼而有之；質疑《國粹學報》的來稿也照登。⁹⁰以成敗來論，《國粹學報》利用《春秋》攘夷大義，成功喚起了民族主義；轉化《春秋》的愛民、民本思想為民權主張，成功達到革命的訴求。透過《國粹學報》會通學術的努力，也可以見到經學之不朽，正在於其容許後人有詮釋空間。不論本來只是魯史的《春秋》，或是具有孔子政治道德理念的《春秋》經，的確在《國粹學報》學者的筆下跨越數千年時空而來，展現其對知識份子的指導，對時事的針砭，乃至對未來的諤言。就中國學術發展脈絡來說，《國粹學報》的確確為國粹開拓不少新詮釋的空間，這是令人思之脊正的驕傲。

當然，《國粹學報》論述過程不免仍有主題先行、牽拘附會之弊，「民權主義」論述的部分稍嫌操之過當，如以隱公讓國附會為「捨專制而立共治」；引晉師曠「天之愛民甚矣」等語證明《左傳》與民權主義若合符節等等，皆未能深入闡發固有的「民本」思想，只是簡單地將之與西方的「民權主義」概念比附，以致倒錯為以西學架構或概念裁剪中國文化，此或受限於中國傳統士人天下觀之不足，又或為了致力「中西合璧」而一時無法細思兩種文化根質上的不同。

此外，清中晚期《公羊》學獨盛，到了清末，甚至成了康有為(1858-1927)變法的理論基礎，⁹¹學報雖有跳脫今古文之爭的自我期許，但在古文經學不斷被今文學攻訐為偽書的情勢之下，捍衛心切之餘，無法完全避免意氣攻訐，如此一來，又落入前人爭執的窠臼，不免使力求知新的學報，徒然重溫故有之爭耳。加上「民族主義」論述的部分，實未出明末顧炎武《日知錄》強化《左傳》華夷之辨的範疇。⁹²因此，《國粹學報》是否成功地造就了學術典範之轉移，是值得再深入研討的課題。

⁹⁰ 第六期刊有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一文，指出《國粹學報》以在野而倡國粹只不過是「抱殘守缺之士，為雞鳴風雨之思。」雖然「其志哀，其旨潔」但終究「歐化者自歐化，國粹者自國粹而已。」又云：「今者西學潮湧，學者群趨，(而學報)仍用鄭孔程朱之舊法，則必唾棄之。固由世變之大，亦由新舊必不相容之理也。」最後甚至直指《國粹學報》乃效日本國粹運動之誤。((《景印國粹學報舊刊》，頁 621-631)。

⁹¹ 詳參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初版)，第九章，引文見頁 757。又頁 767 云：「晚清今文學的崛起，特別是康有為利用今文經典鼓吹變法維新，致使學風丕變，一時間政治改革的呼聲甚囂塵上，這對古文經學派的打擊是巨大的。」

⁹² 詳參拙著〈由《日知錄》談編纂《四庫全書》的政治目的〉，《故宮學術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頁 145-178，2000 年夏季；〈顧炎武《日知錄》中之《左傳》學〉，《興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頁 167-194，民國 94 年(2005) 6 月。

附表一：《國粹學報》所刊有關《春秋》專論一覽表⁹³

篇名	作者	卷期（日期）	頁碼	備註
論古學出於史官	劉光漢	1(1905.1.20)	61-68	
讀左劄記	劉光漢	1(1905.1.20) 3(1905.3.20) 4(1905.4.20) 8(1905.8.20) 11(1905.11.20) 13(1906.1.20) 18(1906.5.20) 20(1906.7.20) 22(1906.9.20)	111-114 375-376 471-472 981-982 1365-1366 1615-1618 2245-2254 2487-2498 2756-2758	
讀書隨筆	劉光漢	1(1905.1.20) 4(1905.4.20)	115-115 473-478	
章太炎致劉申叔書	章太炎	1(1905.1.20)	122-123	
章太炎致劉申叔書	章太炎	1(1905.1.20)	123-126	
柳賓叔穀梁大義自序	柳興宗	2(1905.2.20)	249-251	
國學發微	劉光漢	3(1905.3.20) 4(1905.4.20) 13(1906.1.20)	369-374 465-470 1611-1614	漢學分齊魯，兼通群經 兩漢經師說經
楊州聖哲畫像記	劉光漢	9(1905.9.20)	1091	攘夷
論文雜記	劉光漢	10(1905.10.20)	1213-1216	正名

⁹³ 本表所列篇章以「專論」《春秋》及三傳者為主；兼及論述某個主題而大量引用《春秋》及三傳為證者，如馬敘倫〈孔子政治學發微〉；至於文中零星引用者不在表列。

群經大義相通論序 群經大義相通論	劉光漢	11(1905.11.20) 13(1906.1.20) 14(1906.2.20) 16(1906.4.20) 18(1906.5.20)	1329-1336 1563-1574 1691-1707 1941-1948 2205-2216	
群經大義序	廖平	11(1905.11.20) 13(1906.1.20)	1375-1378 1563-1584	
孔氏政治學拾微	馬敘倫	13(1906.1.20) 15(1906.3.20) 17(1906 閏 4.20) 18(1906.5.20) 21(1906.8.20) 26(1907.1.20)	1541-1548 1777-1794 2039-2048 2171-2198 2545-2552 3187-3196	
諸子言政本六經集論	陸紹明	16(1906.4.20)	1919-1924	
孔學真論	劉光漢	17(1906 閏 4.20)	2073-2082	
文學源流	羅惇融	17(1906 閏 4.20)	2101-2102	論春秋
國學講習記	鄧實	19(1906.6.20)	2281-2292	正名、六經 皆史、致用
公羊春秋補證序	廖平	19(1906.6.20)	2315-2319	
公羊驗推補證凡例	廖平	19(1906.6.20)	2319-2331	
春秋孔子改制本旨三十問題	廖平	19(1906.6.20)	2331-2334	
湘綺樓講學劄記	王闓運	19(1906.6.20)	2353-2358	致用當通春秋
春秋攘夷大義發微	黃節	20(1906.7.20)	2451-2458	
正名隅論	劉光漢	22(1906.9.20) 23(1906.10.20)	2699-2722 2851-2860	
春秋時代地方行政考	劉光漢	22(1906.9.20)	2671-2678	

論孔子無改制之說	劉光漢	23(1906.10.20) 24(1906.11.20) 25(1906.12.20)	2803-2820 2933-2954 3061-3084	
漢代古文學辨誣	劉光漢	24(1906.11.20) 25(1906.12.20) 26(1907.1.20) 27(1907.2.20) 28(1907.3.20) 29(1907.4.20) 30(1907.5.20)	2965-2980 3103-3112 3223-3226 3361-3372 3501-3508 3635-3644 3777-3780	
春秋左傳讀敘錄	章絳	26(1907.1.20) 27(1907.2.20) 28(1907.3.20) 29(1907.4.20) 30(1907.5.20) 31(1907.6.20) 32(1907.7.20) 33(1907.8.20) 34(1907.9.20) 35(1907.10.20) 36(1907.11.20)	3227-3232 3373-3378 3509-3516 3645-3650 3781-3788 3911-3916 4057-4062 4191-4194 4339-4346 4481-4486 4603-4612	
氏姓學發微	劉師培	29(1907.4.20) 51(1909.2.20)	3611-3622 6837-6842	
春秋時代官制考	劉師培	31(1907.6.20) 33(1907.8.20) 34(1907.9.20)	3881-3888 4159-4166 4309-4312	
文例舉隅	劉師培	35(1907.10.20)	4493-4496	
司馬遷左氏傳敘錄(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劉師培	37(1907.12.20) 38(1908.1.20)	4723-4738 4955-4972	

劉子政左氏說	章絳	40(1908.3.20) 41(1908.4.20) 42(1908.5.20) 43(1908.6.20) 44(1908.7.20)	5275-5286 5437-5440 5573-5582 5717-5726 5869-5880	
春秋名字解詁補誼	黃侃	41(1908.4.20)	5429-5436	
古書疑義舉要補	劉師培	44(1908.7.20)	5881-5886	文字訓詁
讀書隨筆	劉師培	44(1908.7.20)	5945-5950	助字辨略正誤
左氏學行于西漢考	劉師培	61(1909.11.20)	8241-8247	
駁皮錫瑞三書	章絳	65(1910.3.20)	8881-8888	春秋平議
用我法齋經說	江慎中	68(1910.6.20)	9317-9320	西漢魯學齊 學家法考/ 古文經辨
春秋穀梁傳條例	江慎中	68(1910.6.20)	9423-9434	
春秋穀梁傳條指	江慎中	69(1910.7.20) 70(1910.8.20) 71(1910.9.20) 72(1910.10.20) 73(1910.11.20)	9457-9464 9587-9601 9739-9750 9869-9882 1007-10012	
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左傳 杜預集解)	劉師培	76(1911.2.20)	10439-10442	
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穀梁 傳范寧集解)			10442-10445	
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穀梁 經傳解釋)		81(1911.7.20)	11181-11184	

春秋左氏傳時日月古例證 微	劉師培	76(1911.2.20) 77(1911.3.20) 78(1911.4.20)	10447-10456 10603-10609 10747-10756	
東之文鈔：跋《春秋傳》	陳潮	81(1911.7.20)	11197-11200	
左傳服義述序	趙蓉裳	82(1911.8.20)	11383-11390	
左傳補注序	沈小宛	82(1911.8.20)	11607-11608	
穀梁善于經說	桂文燦	82(1911.8.20)	11609-11612	

